對我而言，停下腳步為「虛」，進入心房為「靜」，
如果我們的獨處，能看見神的面，那是件多麼美好的事啊！

虛與靜

文／東山　圖／Kim

今天，我想把那個死了老婆卻大唱卡拉OK，老是覺得自己是花蝴蝶的老小孩拉出來聊聊天。

莊子，一個用空白來繪製絢爛的男人。

他是中國歷史長河中頗具神性思想的哲人，他不是完全放棄塵世，而是追求宇宙的視角，將時空萬物及人類都看作一個整體，探索人類精神的生存之道。看似驚世駭俗，實則充滿生活情趣，他以想像力為翅膀，飛翔出令人驚嘆的無限與自由。

他的思想至今仍有影響，即使相隔數千年，他也能在被擠得滿滿當當的生活中，默默飄過，留下驚鴻一瞥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是寂寞的。

因為，不知何時，虛和靜，在這個時代變成了不可提及的話題。如果這位老兄能夠穿越，看到這一切，他或許會向我借個鐵瓷臉盆，洗一把臉，唱一首歌，揚長而去。聲音悠長而犀利，它大概會像魏晉文人的嘯，沒有歌詞，只從胸腔中激盪出哀悼的沉默。

死亡在這個時代以一種精神空虛的形式存在。至於我，莊子是我少年時期的好兄弟，亦是成年後，世界裡的靜音鍵。

能和莊子成為朋友，大概是因為從小受到聖經薰陶的原因，他說：「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，萬物之本也。」[1]「言以虛靜推於天地，通於萬物，此之謂天樂。」[2]

莊子認為，虛與靜能與萬物相通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地。而經上記著：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」（太五8）。

一、滿樹風聲入夢來

中學的時候，我偏科非常嚴重，外號「數學絕緣體」。高三快高考的時候，全校開會，校長特意在會上提了我：「數學的分

註釋
1. 大意：減少欲望，淡泊名利，順其自然的狀態，是萬物存在的根本。
2. 大意：聖人並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天地萬物，虛己以任憑天地自然地運轉，這樣才能獲得天樂。

數是語文的零頭。」語文及數學老師四目相對，滿臉苦笑。十多歲的年紀，鮮衣怒馬，意氣風發，腦子裡都是一堆滿天飛的東西，也沒怎麼擔心過前途的問題。

平時所做的都是一些沒有用的事情。自己後來也當了老師，才感受到，我這種學生是多麼令人頭疼，頓時心生愧疚。雖然最後考上了大學，但可想而知地不理想。我當然不想推卸什麼責任，但我還是想說，這一切和我所處的地方是有點關係的。

因為考得不好，接下來的人生也難免跌跌絆絆，但那段恣意任性的時光的確保護了我純真質樸的心靈。今日回想起來，還是十分懷念，身上好像有件無形的斗篷，被山風吹起，瀟灑陶醉。

中學時，我特意選了一個離家遠的學校，它被建在一個有山有海的地方。我常常會請了自習課的假，騎上不鎖也沒人偷的破單車，一路飛馳過小巷子，巷子裡的水氣帶著海上的鹹味，疾馳的車輪碾壓過散落在地上的牡蠣殼，一點兒顛簸倒是不礙事。到了山腳，把單車一放，三步併作兩步地上了臺階，尋一處小徑，踏進滿是落葉的空地，這就算是到了。

滿胸腔的樹木青草味，當然我是去背課文的。之後再次想起那些艱澀難背的文字，總是多了一些空靈浪漫的記憶。

這些記憶在後來的日子裡被反覆想起，也如黑夜中的明燈被反覆點燃，在心裡為我收拾出一小塊可以抱膝埋首的地方。

我想，我會如此熱愛那個在山坡上傾斜的小空地，大致是因為那滿樹的風聲。

整個林子就像一個大型的空腔，一片上了年紀的樹葉、斜臥在地上的枯樹幹、蹲坐在樹枝上的小鳥……，皆保持著自己最自然的姿態，等待著每一次美妙的相遇。

202411版權所有

我倚靠在樹邊，和它們一起，等風來。

時不時地，一陣微風吹過，空氣的溫柔流動，讓周圍的一切都顯得小心翼翼。樹葉輕輕地觸碰，鳥兒仍在沉睡，毫不在意羽毛的些許變化。

待到傍晚，風勢便會加大，這時光影也流動了起來。地上的光影在變幻中跳動著，樹葉們被攪了清夢，正在樹梢打著架；鳥兒撲騰，嘰嘰喳喳探出了腦袋，羽毛被反覆吹亂，牠得忙著整理梳洗；而打輸了的樹葉不情不願地落了下來，停留在我的頭髮裡，「傷及」了無辜。我輕輕將它放置在地上，希望土地能夠安撫它即將無處安放的命運。

地上的小石頭滾動著，在有些潮濕的樹葉上靜了音，直到撞在另一塊石頭上，它才能和對方說上幾句話。碰上誰，能說幾句，都是一種緣分。這種在命運中的隨機性有點迷人，令人期待。

我常常覺得自己隱於這樣的時空裡，思緒隨風飄揚，如葉，如石，如一隻被風推著的蟲子，渺小而自由。我在天地的胸腔裡，與萬物共振，我在自然的懷抱裡，感受祂的創造。

莊子老哥將這種萬物間氣息自由流動的聲音，稱為「天籟」。

或許就是因為做了太多這種毫無用處的事情，我格外能夠理解保羅說的那句：「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見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」（羅一20）。

不知為何，我在這句話中讀出了些許細小的情緒，特別是這句「叫人無可推諉」。或許人類從很早以前，就厭倦了自己「受造物」的身分。但當我感受到這些天地留白之美時，自己的這個身分，倒像是個幸福大禮包，包含著祝福、疼愛與保護。

自然尚且如此美好，更何況是人類，祂在創造人類的時候，大概也是幸福的吧。對我而言，停下腳步為「虛」，進入心房為「靜」，而聆聽神的言語為「天人合一」。

不知莊子這位老哥，是否贊同我的觀點？

二、那些前輩到底在想什麼？

如果莊子有機會讀到聖經，他大概會喜歡傳道書吧！我都能想像，他會一邊單手支撐著髮型凌亂的頭，一邊用手指著說：「這個叫所羅門的真有意思，說什麼都是虛空的。」

我想倆人會成為朋友的原因，大概都是覺得不必執著於世事。《逍遙遊》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莊子認為不執著於自己，功名和利祿就能達到與天地和諧的境界，這種境界的另一個名稱叫「逍遙」。

但或許所羅門會在一旁搖搖頭說，這遠遠不夠，萬物天地皆為受造之物，凡是受造之物都伏在虛空之下，只有和源頭永恆的連結，才是真正的超脫。

你趁著年幼、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，就是你所說，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，當紀念造你的主（傳十二1）。

不知道莊子能否接受，我也很難知道當他雙腳踩進死亡的時刻，內心真正的想法。

對於中國文人來說，人生如流星般劃入宇宙便是一種超然的美感，這便是終結。而對於我來說，這種美感是躲避生命真相的一種面紗。很多時候，美和真並不是同時存在的。

事實上，莊子這種離群索居，獨自面對自我和天地的超然氣質，也並非只存在於中國傳統裡。聖經中也有些許痕跡，只是他們都留在空白裡，很少有人注意到。當然這些聖經裡的前輩，和莊子還是有根本的不同，畢竟莊子他沒有遇見神。

新約中便記載施洗約翰遠離人群，在曠野獨自生活。他是個蠻有意思的先知，身穿獸皮，以吃蝗蟲野蜜為生。在中國思想的定義中，他的方式算不上高明，因為古人有云：「大隱隱於世。」但他身上的每一寸都在寫著，我和這個塵世保持距離。

根據聖經和其他書籍的記載，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，在古代都有這些將自己隔絕於世的人。在當今這個社會，雖然已不同於過去，但這種抽離和超越的境界，是否仍有可以讓人借鑒的地方呢？

我無數次想像，約翰那樣一個人，大概鬍子拉雜，不修邊幅，獸皮是自己做的嗎？那麼，他應該有著非常豐富的野外生存技能，爬樹、打獵樣樣精通。

他也算是個「官二代」吧！他是祭司的兒子，有著非凡的身世背景。如此得來不易的兒子，父母應該格外珍惜，但他卻選擇成為一個「野人」，性情直接，說話也不算好聽。當他罵文士、法利賽人是「毒蛇的種類」時，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。

他在野外應該有大量獨處、與自然打交道的時間，他過著「違背」人類社會性的生活，過著幾近流浪的日子，是為了什麼？我常常思考著這樣的問題。

一定有什麼深深吸引著他，他不是在逃避，因為他的日常還有教導百姓、傳道及施洗的工作。

他在承擔著自己作為先知的職責。

在另一個先知身上，我們或許能窺探到一些答案。

以利亞，這個一會兒勇敢大戰幾百個假先知的人；一不高興就求死的人；一個看起來你或許會覺得幼稚的人。我想，如果他和約翰生在同一個時代，他們大概會促膝長談，還會越聊越起勁，拍大腿，互相激動地擁抱起來。

同是性情中人，以利亞也曾在基利溪旁「隱居」，當然這是神的啟示，讓他在乾旱的河水邊隱藏起來。自此，他擁有了大量獨處的時間，乾旱讓整個天地都黯然失色，環境讓人沮喪。我想他大概在禱告、思考、觀察，還有等待那隻每天都會來的烏鴉。

他不僅是在和自己說話，他也在和神交流著，不管是直接的啟示，還是這種神蹟的語言。如果我們的獨處，能看見神的面，那是件多麼美好的事啊！

「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」，這句話其實包含著豐富的體驗——清心地尋求神，得見祂的面，才能獲得靈裡的安息。

我記得在讀研究所時，曾在課堂上學習沈從文的《邊城》。這是一個烏托邦似的地方，山清水秀、人情溫暖，在沈的筆下，那的確是一個可以安放心靈的地方。

我沉迷於他簡單白描式的敘述，也嚮往這樣的地方。

窗外車水馬龍，喧鬧非常，而我們卻在一間小教室裡解讀《邊城》。現在想想，居然有種藝術的張力。彷彿兩座城市就這樣相對站著，互相觀望，無比陌生，恍如隔世。

「在香港這樣一座城市，是否能有自己的邊城呢？」這是我在課堂上向老師提出的問題。老師沉默了五秒，坦誠回答我：「這個問題我並沒有思考過，可以下節課和同學們討論。」

我已經不記得當時還有沒有討論了，但就香港的「邊城」，我找了整整四年，苦苦尋找，輾轉反側。我感到了「虛」，但並未「靜」下來，這與我從小生活的環境完全不同，站在這片土地上，我的腳長了根，卻被鋼筋水泥狠狠拒絕。

這片土地的確有那麼一點燙腳。

但，這也算是一種獨處吧，大量的空虛感猶如抽離了空氣的太空，這樣的環境讓我掙扎著，喘著大氣。

對我而言，關於「虛」的感知，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美好。或許我只是一個凡夫俗子，無法隨時隨地感受天地之大，萬物同頻，自然「靜」也離我甚遠。

但若不是如此，我也不會拿起筆來，在腦袋中，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光中搜刮回憶，尋求和神的對話。二十多年來，我從沒有過這麼強烈想和祂聯繫的渴望。我想，在這香江岸邊，我也能等到我的那隻烏鴉吧。

莊子和所羅門都有一條以虛入靜的道路，而我選擇了所羅門的路。借用亞里斯多德的一句話：「我愛朋友，但我更愛真理。」

莊子，莊子，你欲乘風歸去，扶搖直上幾萬里，而我卻要求見祂的慈容，側耳等待祂的呼喚。